

南坡集^文

共四

~ 16
2434
1





和
2434
卷一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一



五言絕句

送人

曉月城西路征驂不暫停傷心老太守未敢問歸程

延安東軒

極浦雲歸盡孤城日欲曛秦京知不遠三角正當軒

留別都事李尚中次韻

河上分攜處西藩地盡頭明朝渡此水弭矢兩悠悠

贈孝友

問爾緣何泣思親意自悽此心無老少還與爾俱啼

次趙與叔韻

入夜風威冷江天雪月明幽人愁不寐庭樹送寒聲

又

雪色連空皓風光潑眼明孤村砧杵響夜雜江聲

又

雪滿平沙淨江涵素月明乾坤同一色萬籟寂無聲

又

白髮千絲亂丹心一片明雲間瞻魏闕宮漏夢中聲

又

風雪蕭蕭夜江村漁火明老翁寒不寐卧聽讀書聲

又

積雪千峰暮長江匹練明捲簾看月色歌枕聽潮聲

九日有感

九日今朝是追歡奈老何無錢賒白酒寂寞對黃花

五言律詩

長連途中

役_三速行邁悠_三歲暮情層冰高下路積雪短長亭
古縣風烟暝荒城瘴霧早客愁渾不寐寒月五更明

次趙怡叔韻兼示舍弟幼安

趙希逸

聞子行旌近相邀到夜分烟花迷驛路鞍馬簇江濱

骨肉初逢第明知更遇君明朝各分手離合付歸雲

金知事景擇母夫人挽

尚容

憶昔升堂日于今七載強雙親俱即世一子亦云亡
感舊魂堪斷追歡事可傷棘人哀毀極無乃不勝喪

挽金長湍仲栗

尚寬

世義同鷓鴣交情照肺肝從遊雙髮白相倚寸心丹
草土君含恤風塵我出關暫離成永訣痛哭涕洟漣

海平府院君挽

尹根壽

一代文章伯三朝社稷臣清標人共仰雅望世無倫
勲業銘鍾鼎忠貞表播紳受知真自幼題挽淚沾巾

李叅奉光馨父親挽

侃々謙恭質温々孝友資丘園甘隱道田畝事耕蓄
懿行鄉閭敬高名聖主知泉原難可作痛哭源交頤

閔桐母氏挽

慣作陶家客深知孟母賢升堂今已矣執紼更潛然
絳幔芳塵暗佳城宿草林鳥啼不盡哀淚激重泉

李谷山希幹妻氏挽

仰止思蒼老清標獨出群娘賢生淑質擇配入名門
主饋閨儀幾傳家女則存平生介葛意執紼倍驚魂

挽鄭秀才承澤

已卯名賢後傳家孝友資窮經常兀課業日夜
草露人生盡風燈世事悲唯將敦睦意和淚寫哀詞

李僉知好信挽

馮塔聯名日芥宮接武年追思真一夢此別又重泉
問訊書猶在參尋計未圓沉痾愁執紼不耐淚雙懸

鰲城挽

鰲城詩有只恐令威去不歸之語故及之

福善真虛語公胡遽至斯巫咸不可問天意竟難知
落莫靈臺正氣隳令威終莫返投淚詠遺詩

次定平客舍韻

鞍馬驅馳際光陰逆旅中胡天常早雪沙塞苦多風

報國心猶在歸田計已空自慙非利器盤錯要良工

次居山館韻

歸心天北極客路海東邊古驛花明眼荒村草沒阡
王師當日捷民物至今全蔓嶺無終極長由往事傳
權舍人滄挽

休稱長者落有高標桂籍聲名遠雲梯步武遙
方期鵬盡翼忽見鵬成妖老我偏垂淚當年久作僭

李政丞弘胄挽

名覆金甌日身登玉鉉時經綸孚衆望冰蘖畏人知
白首從羈的丹心一險夷邦家今殄瘁不敢哭吾私

又

聯席東銓日于今四十秋外沉元有數霜雪各渾頭
大夢公先覺殘骸我獨留艱危一至此却羨死無憂

次隱上人詩軸韻

碧眼胡僧至前山日已沉聞渠不住法說我未歸心
世路潼江險禪居泗水深菟裘曾卜此從爾欲投簪

任別坐挽

骨肉兼知己平生睦愛深形容同踣_之疾病共惜_之
十載相思恨今朝永訣心人間難再見泉下更重尋

次北渚相公贈沈子頌韻以謝臘劑之惠金盃

夙嬰玄晏疾長掩翟公門忽得靈丹惠偏蒙相國恩
非開新劑貴只感舊情存伏枕猶趨謝高軒繞夢魂

又次前韻

相國憐同病金丹再到門非公誰記念不佞荷仁恩
豈但交情篤端由世義存無緣趨座右瞻望倍傷魂

又

雪落風敲竹天寒月入門有時驚節換無路答君恩
閱世孤臣老論交一劍存殘生猶未死直欲賦招魂

又

偉績藏麟閣幽期在鹿門孤寒同草澤遭際荷君恩

杖鉞威風著經邦相業存文章自餘事姚許是還魂

又

老去仍多病春來獨掩門追歡如隔世欲退奈辜息
北塞邊烽報南湖別業存何時歸故里收召舊精魂

又

一轍黃扉席常開白竹門登庸真不分休退豈非息
報國心猶在歸田計亦存徊徨淹歲月春意動梅魂

又

聖訓傳曾氏遺書出孔門修身先格致治國貴仁息
密勿規模大森嚴節自存功夫在謹獨暗室斂心魂

又

聞說清陰老拘囚枵棘門孤忠寧惜死醜虜自為息
烈，綱常在堂，節義存只憂文國瑞終作異方魂

又

清篇蕪寶劄佳貺到寒門不啻千金贈何如一飯息
哀詞成激烈情問極溫存讀罷仍揮涕還傷病裡魂

又

妖祲纏伊洛兇鋒遍海門金湯俄失守骨肉豈全息
慘禍難容該慈孫幸見存鰥翁無限痛夜，獨銷魂

又

梅梢春信到，草色碧侵門。萬物含元氣，孤臣荷聖恩。
感時愁緒亂，憂國淚痕存。賴有知音在，慙慙慰病魂。

又

懋德頻回首，衝泥一踵門。慙慙今夕會，珍重主人恩。
語舊朋知盡，開襟氣宇存。相逢難袞袞，更斷別離魂。

又

國老元勳宅，忠臣烈婦門。觀瞻皆起敬，泉壤亦知恩。
百代風聲在，千秋節義存。紛紜苟活者，寧不愧心魂。

又

渭北曾樓處，孤村水繞門。簪纓非我願，耕鑿是誰恩。

沙晚鷗眠穩，庭空鷺跡存。幽期難再得，惆悵獨傷魂。

又

尹靜春前韻
見寄仍以和送

青春長卧病，白日掩柴門。未遂桑榆暖，空沾雨露恩。
光陰雙轂轉，知舊幾人存。愁裡花期近，沉吟欲斷魂。

又

聯名題鴈塔，接武上龍門。共被青錢選，同承明主恩。
升沉雙鬢白，夷險一心存。未死逢多難，臨危幾愴魂。

又

世路同巖觸，人心似劍門。踈慵甘屏跡，孤拙猥承恩。
物外林泉勝，塵中寵辱存。青楓江上宅，夜夜有歸魂。

又

雪後春泥滑經旬不出門
明時長卧病白首未酬恩
湖海歸心切漁樵晚計存
寒梅動時興吟罷却迷魂

復次北渚相公韻

詩禮無雙士簪纓積德門
蒼生曾繫望黃閣最承恩
勲業丹青在襟期水月存
感風覃塞外應破罪魚魂

又

蒼昊俱宿德而我忝龍門
緬憶隆平際多蒙 列聖
恩祇今虛號在無復古風存
何日方開宴笙歌聽醉魂
次韻錄奉無菴相公案下
兼示同席諸公求和

適有東床慶欣瞻相國來
餘生歡會少此日好懷開
綺席連芳草清尊近小梅
瓊篇陶寫盡耽玩久停杯

統軍亭

鴨綠江分處龍灣地盡頭
亭臨夷夏界山接帝王州
荊棘朝天路丘墟駐蹕樓
憑高多感慨不覺淚雙流

簇錦船上戲贈朴說之東說

孰謂黃岡伯風流一世魁
畫船依淺渚官酒不深杯
雪縷來何晚歌喉噤莫開
只愁花月夜催擁火城迴

是日說之約於簇錦溪泛舟觀魚適風寒索酒
而以小杯淺斟船不中流厨人不膾玉妓生滿
坐而亦不唱以是戲之

長淵龍池

百尺泓湫水中含一片天神龍幾時出異說至今傳
噴氣成昏霧穿山作逝川下窺無盡底精爽覺懣然

五言古詩

次東陽尉韻

風雨暗前江獨坐心懷惡林花開已遍烟柳迷墟落
雪浪兼天湧繁陰何漠漠瞻望水雲亭棟宇如咫尺
欲往從之遊出門無所適聊費短長吟悄然永今夕

五言排律

送回答副使慶退夫 暹

國步多艱日夷奴款塞辰羈縻通使价掄選極簪紳
輟講辭青瑛啣綸出紫宸風帆危似葉雲海香無津
徐福祠前月梅林寺裏春茲遊信奇壯臨別莫傷神

穆陵遷葬挽章

浩々乾坤大明々日月光形容難繪畫功烈未掄揚
動植涵遺澤臣民抱永傷衣冠闕泉壤歲月幾星霜
禹穴雲烟暗喬山草樹荒神孫嗣層服孺慕切羹墻
卜葬非佳兆遷陵有舊章青烏爰叶吉丹雘亦呈祥
金粟徵先志瓊丘在祖塋龍輔辭舊壠玉押就新岡
衆嶽朝玄寢群靈護若堂千秋安體魄百代享蒸嘗

密通泉塗淨森羅羽衛煌丹旌搖月轉彩翼引風颺
萬姓哀均功孤臣淚取滂當年叨法從早歲劔周行
寵擢踰涯分登庸愧後良生成同雨露報效蔑毫芒
罪大難容說息深豈敢忘永懷天日表摧慟迫中腸
七言絕句

雪中即事

瑤山銀闕望中新柳絮漫天別有春江上晚來堪畫
處孤舟簑笠釣魚人

贈申甥景

君方坦腹東床日我又懸車返舊拙薄暮長郊風雪

裏不堪離思更悽

洪輝世送曆書以詩謝之

洪相公瑞鳳字也

歲暮江天雨雪霏故人情問到荆扉憑君又復著
新曆便覺行年迫古稀

妹兄李判官墓勉

孤墳三尺亂峯中宿草離離起夕風幽鳥一聲山寂
寂百年人事等來空

送林載叔出接海西壇

炎風絕域同銜命玉節清秋獨出城涉險三流君記

否他年莫忘此時情

山齋即事

三伏炎蒸無海霧
一旬霖雨久陰靈
獨卧閉門山色裏
漸看苔蘚碧復階

送人

芳草連天日欲昏
行人應過白翎村
含情更渡傾池水
却望芙蓉暗斷魂

遂安有感

樹抄頑雲凍不飛
亂峯晴雪點行衣
道山館裏曾遊處
十載重來事已非

海州南江泛舟

龍驤萬斛泛中流
四載重來綉舊遊
借問江神知我未
白頭當日久為州

柳士挺贈盆竹以詩謝之

手種叢篁碧玉盆
遠來相贈荷慇懃
終南山下茅齋裏
長對清標更憶君

成汲冒雨送余于中路以詩贈之

舊雨來人令不到
多君高義薄層雲
洪濤巨浪懷襄日
追送行旌過海門

又用前韻贈士挺

憐子流離海上村霜蹄無計騁青雲傷生在藥君須
戒鶴髮南鄉久倚門

又用前韻贈金善胤

一別安西湖上村相思千里詠停雲花玉一朶如相
寄須訪終南白竹門

善胤約以牡丹一朶送之故云

朴淵瀑布

千尋鐵壁臨無地一派銀河掛半天白日飛霜滿山
谷方知濺沫瀉深淵

權汝章以詩求交種次之鞞

盈庭雀鼠未驅除官裏何時了簿書羨子為農山谷

間一犁秋雨事耕畬

次汝章韻

玉女峯前草閣深手栽篁竹已成林幽人不放山泉
出巖下清池淨客心

新居即事

屋下清泉屋上山幽居高占水雲間蒼顏白髮南坡
叟芳草閑花次第看

公山次太守安景容韻

公山太守多清興晚向春波泛小舟莫恨良宵無好
月天教山火照歌筵

戲贈李評事光裕

閑塞烟花欲暮春青油幕客暗傷神咸山物色渾依舊紅粉行中少一人

次東陽尉韻申翊聖

飄然仙袂下長洲兩岸晴沙水穩流病卧江樓違勝賞暗聞歌管在扁舟

又

幽居長對白鷗洲檻外盈一碧玉流自笑殘生何事業滿江烟月棹漁舟

又

明矜察焉情激于中言不知裁罪合萬死臣無任惶恐隕越伏地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判中樞粹職疏

丙寅

伏以螻蟻微臣賦命險巖行年幾六十載疾病半之又自上年冬間重患難醫之疾前後上章言病不知其幾度其為煩瀆聖聽為如何哉每於呈告之際惶恐悶縮不覺汗出沾背惟此偏虛不仁之病乃為之主而其他痰喘吐血眩暈種之危症不可名狀少有失攝輒至危劇此豈偶然感傷之致哉必是膏肓之疾死而後已者也臣犬馬之齒不至耄耋官祿之念人所共

有所患疾恙不至大段則何苦一向退縮每以控辭而不知止乎樞府雖曰閑局天爵不可久曠故自昔居此職者雖耆艾之人猶且隨叅於公會不至全然廢仕此乃耳目之所覩記也臣是何人一不叅朝班而虛帶職名至於此以乎抑臣之所大懼者頃者以臣之故諫院多官一時盡逐非但臣心震怖惶駭置身無所物議齊憤久而愈激臣之罪戾至此益大矣伏願 聖明曲加憐察亟遞臣職以謝人心使臣杜門省愆養病余生不勝幸甚臣無任瞻 天祝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告退疏

丙寅八月

伏以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何情不吐何說不盡今臣有懇迫情懼冒死仰陳於 冕旒之下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有終身不可洗滌者隨叅庭請之累是也從前引咎自劾無餘蘊矣唯此一事固已難容於清議况又居官無狀重被臺評臣之罪累床土疊床雖置重典尚有餘辜而 聖恩曲庇物議愈激濫費私用之彈冒恥周羅之斥皆臣自取尚誰怨尤竊觀 反正之後人各砥礪勉修廡隅故士夫之間未聞有簞箠不歸之請而獨臣者犯私用之罪私用官物其罪伊何臣荷 聖

上剪拂之恩職至崇班而不自澡雪謹飭自速官謗上
孤 聖恩下添身累雖免刑章實增愧慙將何顏面復
齒周行况臣犬馬之疾漸至難醫四肢不仁骨痿筋縮
是謂廢疾之人也退伏田間省愆養病竊其改過自新
且待疾病少蘇更圖桑榆之效以報 聖恩之萬一是
臣之願亦臣之分也臣乃於前月念後退歸于通津棗
梓之鄉伏願 聖明終始 仁覆亟 命鑄削臣職使
臣屏蟄田野伏枕內訟不勝幸甚當初物議方張不敢
告退遂回江上今始下來而不告經歸之罪萬死無惜
伏地以諉斧鉞之誅臣瞻 天仰 聖無任激切屏營

來虛春風共泛桃花浪閑釣西湖丙穴魚

又

相思咫尺阻音書憐子窮途計活疎半歲揮遣迷去
路殘年落拓不安居天高地厚 君恩大齒豁頭童
世念虛欲買一丘囊久竭只將長鋏歎無魚

又

西銓昨日有除書休道朝廷記憶疎多病久無供世
念不才端合閉門居人間榮利何須慮身外聲名祇
是虛屏伏江湖存晚計忘機只自伴禽魚

又

白頭羸卧舊尚書鷓鴣鷺行中迹已踈北闕風雲勞遠
夢南湖烟月卜幽居受恩未報身先退匡世無才計
亦虛遙想赤墀青瑣裏群賢拖玉佩銀魚

又

靜坐銷香閣古書隔窓松竹影蕭疎清江白石漁村
路喬木柴扉野老居編目雲烟平楚濶八簾卷翠琴
小堂虛閣中景物供詩料濠上方知樂在魚

甲戌八月大司馬洪輝世演武露梁江上仍過

樊廬叙舊從客感而有作

明公志在靜風塵玉帳開營閱武頻豹尾旗邊揮白

羽雀羅門外駐朱輪倘非石友殷動意誰訪江皋落
拓人村酒一壺聊共酌入簾秋色晚來新

奉別順天府伯鄭子修令公

版曹聯席幾星霜往事回頭一夢長我向江湖甘落
拓君從枳棘暫徊徨心懸北闕風雲遠秋晚南州猶
抽香鈴閣簿書應有暇倘將音信寄滄浪

挽李同知九畹令公春元

秋水精神瘦鶴姿妙年才調擅當時性耽詩酒還成
癖豎在膏肓竟未醫膝下啼呼群鸞鴛鴦床頭拋擲舊
琴瑟風流文雅今難得長慟初非為我私

挽盧判府事夫人

天賦柔嘉配德門齊眉宿敬久彌敦中年忽喪承宗
子隨緒還傳異姓孫花誥恩封貞敬貴龜疇遐壽老
期尊曾蒙習靜忘形分感舊那堪積淚痕

挽沈龍仁

兄居南畔我東頭中有盈一水流喪亂餘生均踣
漁樵挽計共悠湖山寂莫人凶後臺榭荒原木
落秋病卧寒齋慙執紼遙瞻丹旆淚難收

鄭生負凍挽

已卯先賢有後昆我公風度最軒肯從浮世求名

利只把遺經教子孫百代慶祥應未泯一時窮達不
須言吾嘗出繼為兄弟題挽今朝淚積痕

朴子龍挽

同榜同庚是勝緣歲寒心事老彌堅青雲奮翼君
差早白首懸車我最先共向江湖甘屏跡誰知笙鶴
遽升仙秋漁夜酌今難再隣笛聲中淚迸泉

沈政丞夫人挽沈喜壽

相國清標冠一時夫人淑行最相宜盤筵酒食群賓
喜睦愛慈仁九族知晝哭年來悲隻影情鍾膝下喪
孤兒門中小子偏蒙眷懿德難堪涕泗垂

西平遷葬挽章韓汝謨

木稼當年國舅亡
蟾江南畔閉幽堂
舊山龍虎非佳兆
新壙風雲是吉方
遷厝三喪 是禮備妥靈千載
子孫昌重泉唯有無窮慟
西望長陵涕泗滂

又

玄堂昔日近松楸
丘木成陰已十秋
風水杳冥雖莫曉
吉凶乖舛豈無由
牛岡卜得郊畿內
馬鬣移封漲海隈
土媪川祗應擁佑
子孫千億保鴻休

丁丑兵火之後乞賤省掃舟中有作

扁舟西下疾如飛
白道蒼茫入望微
亂後江山猶歷

燒餘籬落尚依身
罹疾病雖思退時
屬艱危未賦歸
何日南湖尋小築
烟波抖擻舊蓑衣

送任慈仁之任

古縣荒涼閱幾年
毀垣頽礎鎖寒烟
民思建置天心合
政務慈仁地主賢
百里來麻新雨露
一區形勝舊山川
門中老子無他語
只願治聲溢海壖

張政丞挽詞

哲塊餘生性命輕
黃扉 寵擢豈云榮
都人拭目方加額
孝子啣哀未棄情
白玉樓中新作記
棋檰閣上舊題名
文章德業俱淪沒
端為邦家淨自橫

伏次 嚴親韻

危樓徙倚到黃昏江面波殘月有痕
遠樹蒼茫迷野渡踈燈明滅認漁村
算來榮落渾如夢歸卧湖山獨掩門
嫻秋風吹漢水空教楚客暗傷魂

遊金沙寺

庚寅年先君嘗遊金沙寺故第五及之

椒島洋邊沙岸濶阿郎浦口夕陽春
崩騰雪色風吹浪破碎金光月入松
陳迹只令增感悵勝遊其奈未從容
明朝匹馬溯康路回首雲烟隔幾重

次靜春令公贈行韻

尹暉

宿霧連江陰復晴炎程倦客獨歸情
他鄉此別偏多

感浮世重逢豈易成牛耳晚峯雲外立
駱巖烟樹望中平
牧丹今後應薰沒明月空懸去郭楹

又次前韻

瘴鄉臺雨晚來晴驛路明朝倦客情
離合於人知有數嬉遊從此定難成
遙山際海千重匝遠水浮空一望平
別後相思何處苦屋探殘月下簷楹

又次前韻

苦雨崇朝不暫晴白頭濡滯旅人情
江湖滿地歸心折草樹連天別恨成
去馬來牛渚莫辨洪濤巨浪幾時平
嚴程有限終難駐愁水愁風倚檻楹

靜春又用前韻追寄中路馬上和送

旅泊淹留待晚晴來詩重見故人情昇沉有數君
你問離別關心句未成客路細連滄海遠春潮遙接暮
雲平懸知桂笏多歸思倚遍芙蓉水上楹

留別都事李尚中次韻

陰雲漠漠雨絲絲河上分携立路歧廣遠樓中爭鶴
日芙蓉堂上詠荷時吹殘羌笛落梅曲唱斷佳人金
縷詞好事他年應入夢白頭何處更相隨

重陽日汝章以詩索酒次之

百年光景隙駒忙逢著佳辰引興長客裡笑談難奈

鏡中頭髮已蒼三千林葉脫山新瘦九月霜寒菊
自香安得蒲城桑落酒贈君留飲兩重陽是年有閏九月

海善君尹承吉挽

雲路翱翔鴈翅連妙齡聲氣孰齊肩丹心白髮三朝
老業秩高勲一代賢方喜壽星明迥夜忽看斜景落
虞淵烏臺昔日曾同席題挽難堪滄海懸

長端府使尹義之母夫人挽

幽閑淑質稟天然擇配于歸婦德金花誥疏榮貞敬
貴蘭芽毓秀子孫賢極輿隆養三牲備鶴筭遐齡八

表延百歲壽成同室願定應雙劍會重泉

茂城君尹河挽

蓮花榜上壯頭人
鶴鷺班中玉立身
泣血園陵三載
守辨証宗系一朝新
功勳茂著銘鍾鼎
罪遷擢頻繁
搢紳只恨得年非
上壽自餘榮福更無倫

海川君崔有源挽

庭闈高行世稱賢
移孝為忠德益全
報主誠心堅似
石立朝風節直如絃
千年際遇恩方極
一鑑淪亡痛
忽纏從此鶴班鷗
去漫留勲業照青編

會寧叔主兩子挽

弟兄相繼即新阡
屈指光陰僅一年
草露人生真似
夢箕來家業竟無傳
孤鸞失侶啼成血
偏母疇依淚
澈泉積德吾門多
慘禍欲將施報問蒼天

金同知挽

早攀風樹痛何窮
未死殘生叫昊穹
數十流年真掣
電二三先執只留公
情同父子常存恤
義若朋師幾
擊蒙泉下定應尋
舊侶願將哀悃託吾翁

唐興府院君挽

洪進

先君同榜幾人存
屈指唯公德位尊
隣併多年承警
效儀容今日隔泉原
春深古宅風烟冷
草沒荒庭日

月昏門巷寂寒車馬斷朝_二經過暗傷魂

次月城大尹_二次野韻

草樹連天路不分行人千里獨離群
羈魂每繞鷄林月駟騎遙穿鳥嶺雲
半歲驅馳成白首一生恩遇荷明君
自知衰懶終無用擬把漁竿老漢濱

又

今雨來人最有情分勢何耐客愁生
題詩寄贈千金重釋負歸休萬事輕
別後音書應斷絕夢中顏貌不分明
東都雖美非吾土須及秋風繼我行

又

遠寄清篇與尺書不才何以報瓊琚
悲歡入夢頭成雪離別關心淚濕裾
千里客懷隨處苦百年人事算來虛
憐君久卧黃茆瘴自是朝廷記憶疎

又

辭因多病豈求安退為無能不厭官
倦鳥飛還林木靜羸驂顛仆道途漫
天涯光景奔馳疾別後情懷寫出難
此去東都千萬里青山明月夢中看

又疊前韻

鈴索閑時喜讀書吟成佳句綴瓊琚
身留樂浪長為吏夢入金臺更曳裾
沙渚日沉官渡晚郡齋燈暗夜

窓虛此時見月多歸思碧海茫茫鴈影疎

又用前韻

此身安處此心安歸卧南坡作冷官東望鷄林雲漢
西瞻太白路漫入人情閱盡多翻覆世味嘗來飽
險難只有青山不相厭岸巾終日捲簾看

挽俞次曾

憶昔君年纔十二獨能從我客南州不緣愛戴如慈
父那得追隨作遠遊婉婉舊容長在目悠悠陳迹幾
回頭衰翁未死君先逝從古彭殤

擬次 天使漢江遊觀韻

朱樓俯瞰白鷗沙錦幄高張綠水涯列岫崢嶸天際
立輕舟搖漾鏡中斜 皇恩優異覃藩服玉節登臨
總物華自幸鯨生陪勝賞岸巾終日醉流霞

送同年閔汝儉佐幕北道

蓮花榜上舊聯名三十年来鬢已明人世外况知有
數塞垣離別若為情歷江亭畔胡山曠元帥臺前瀚
海平弧矢四方男子事不須徒作老書生

擬原君挽

早歲風流獨出群晚來年與位俱尊無心產業唯碁
局何事詩書只酒樽蘭玉秀庭為碩輔元良擇配聘

名門西郊祖道傾都下終始哀榮 聖主恩

吉川君權助孫子婦挽

吉川家禍何偏酷曩歲連遭二子喪唯有慈孫堪付
托誰知佳婦又淪亡青春折玉悲年短黃壤埋香怨
夜長婉妾閨儀人共道能令彤管轉輝光

金叔度母夫人挽尚憲

憲質青年書哭悲貞心只願死同歸蘋蘩奉祭誠彌
篤甘肯供親孝不衰縱有螟蛉傳緒業更無蘭玉映
庭闈由來施報何差爽天理冥香莫知

次洪承旨露韻

空館寒宵獨自傷坐看新月上東岡殊方作客星霜
變絕塞逢君笑語香老去任他中散懶醒時未免次
公狂人間萬事渾如夢榮辱千般白髮長

又

秋來羸卧解征鞍江閣清風枕簟寒漠漠雲烟迷遠
浦雙鷗鷺下驚湍二年絕塞空源倒千里脩程幾
往還聞說吾君完使事行看旌旆度咸關

又

荒城殘日暝鴉栖獨倚華熊望眼迷白鳥飛邊沙岸
澗綠蕪窮處海天低秋深鴈塞多霜雪歲暮榆關

動鼓鞀持節二年無報效不如歸卧舊山溪

次別害壁上韻

危棧傾崖取次過藍輿終日傍江涯窮山五月猶飛
雪絕塞三春未見花嶺巖巖千萬疊孤村隱約兩
三家兵殘食少無人守縱有重關奈若何

尹直長瑛挽

兀乙窮經鬢已明可憐書劍竟無成人間甲子幾知
命身上簪纓豈謂榮唯有鳳毛傳緒業行者鵬路擅
聲名平生不爲親之意泣向東風倍愴情

挽李判書養父

同朝又有同庚分鷓鴣深情矢不讓西北昔年偕按
節畫圖遺跡最驚魂人間大夢君先覺病裡殘骸我
獨存畢竟同歸何足恨交期更向九泉論

京畿監司洪樂夫挽

君方畿輔觀風日我正黃驪作宰辰行部當時春有
脚交龜此夕淚沾巾澄清事業慙前跡原隄驅馳繼
後塵玉節纔還靈駕散吏民攀紼共悲辛

玄翁申相國挽

山斗文章經世才弱齡輿望屬益梅明時際會承殊
渥黃閣登崇位上台大屋未成樑棟折蒼生無釋摺

紳衮恭聞 聖主悲亡鑑終始 息光賁夜臺

又

孤蹤踈踈少明知 倚着仙丘玉一枝 樗櫟散材蒙汲引 薰蕕賤質荷提携 乃墓傍顯刻 幽明感篋裏遺篇 格律奇人世未酬 推獎分九原 泉路盡交期

次東陽尉韻 申翊聖

幽居新卜灑東西 偏性端宜一壑栖 慣向清江隨白鳥 肯將華髮帶文犀 城南咫尺身猶遠 洛北風雲夢轉迷 過眼榮枯何足道 世間人事本難齊

次松都觀燈韻

客來登眺古城門 尚喜燃燈勝事存 萬朵金蓮光炯炯 三杯醴醕醉昏昏 觥稜當日珠星爛 臺殿如今草樹繁 遭際盛朝民樂業 高張大樹祝君恩

送湖南方伯

吾宗襄替最堪傷 基緒將隳賴子昌 浴日奇勲垂竹帛 濟時殊績溢緜緜 千年際會 恩榮極一路澄清 改化長唯是望雲 心思苦幾多歸夢繞萱堂 名藩鎖鑰屬吾公 公是雲臺第一功 玉節金章新接使 高牙大纛舊元戎 政先仁惠陽和遍 威振關防武略雄 紫極徵書應不遠 佇看前席荷恩隆

白頭多病卧瘴濱，偏荷吾君問訊頻。
共倚江樓飛玉笋，同乘烟艇釣銀鱗。
升沉有數難容力，離合無端倍愴神。
回首東湖便陳迹，狎鷗何日更尋春。

黃同知一之挽

曾同蓮榜早追隨，四十年来兩鬢絲。
晚境投閑君得計，明時多病我何為。
世間榮落風花亂，峽裏池臺水石奇。
清京宛然人已去，故園松菊亦淒其。

次東淮韻

聞君卜築二湖傍，疏道山泉作小塘。
黃鶴高飛凌汗漫，白鷗幽意在滄浪。
閑梳短髮眠晴晝，時把長竿釣

夕陽我亦思歸江畔宅，秋來擬上乞骸章。

右

疊嶂層崖四面圍，水光雲影遠依依。
竹間泉落山齋靜，松下碁殘野客歸。
一葉漁舟紅蓼岸，滿江烟雨綠簑衣。
閑中此興吾曾識，潦倒風塵宿願違。

右

家在東淮兩汜邊，燒餘尚有舊園林。
移花種柳渾閑事，釣月耕雲是素心。
水接黃驪千頃碧，山連中隱半天陰。
石門深鎖紅塵隔，睡起匡床日欲沉。

又次前韻

三年奔走道途傍夢繞南坡數畝塘老去那堪懷
慨愁來無復醉淋漓遙知善白申居士學得燒丹魏
伯陽文酒江湖多逸興謳吟風月入篇章

右

簿領隨身不解圍故園東望思依依多君卓犖能長
往笑我支離未賦歸髮為傷時渾作雪淚因憂國自
沾衣由來去就難借意歎息人間萬事違

右

春纜初離漢水濤提攜童稚入深林君看未雪堪垂
海世事多艱只腐心山鹿野禽為保社竹床烏几度

晴陰蒼苔滿地門長掩款乃聲中暝色沉

送曹寧海之任文壽

地部經年久蓋簪天涯此別倍沾襟踈慵正藉成規
力遲暮難堪去住心匹馬客程秋草遍亂蟬閑樹夕
陽沉東川臘月梅應發驛使來時倘寄音

挽朴三宰東善

朴忠真率是家傳悃悞無華任自然夷險不移心似
石榮枯隨分雪渾嶺當年奏疏扶倫紀晚節聲名顯
簡編運槩故人猶未死哭君今日淚連

己卯六月奉使瀋陽道上口號

白頭啣命出都門旌旆搖之向塞垣烈日張空如燄
火狂飆吹雨似翻盆驅馳鞍馬身增病觸冒炎歊眼
益昏王事即今堪痛哭老臣勤苦不須言

慈秀山次副使韻

山帶晴嵐柳帶烟一川光景晚來鮮關河客路三千
里橐駝曾遊四十年玉溜清泉猶宛爾皇華陳迹尚
依然同行賴有知音在陶寫真情寄數篇

練光亭次副使韻

七日驅馳不暫留十年多難此登樓嚴程溽暑逢三
伏絕塞歸期在仲秋箕子舊墟雲漠漠天孫遺跡水

悠三繁華盛事今零落誰把官醪為子酬

復次前韻

倦客登臨暫滯留渚清沙白水明樓陰雲忽送千峯
雨爽氣翻起八月秋山接海門烟漠漠地連遼左路
悠悠躡池不遂歸田計只為君恩尚未酬

百祥樓次副使韻

樓下清江襟帶長樓前平楚遠微茫千年形勝城池
壯一座衣冠笑語香地接羣夷嚴鎖鑰水分南北限
封疆西來歷覽湖山遍絕世奇觀在百祥

瀋陽偶成一律

自慙孤拙萬馱為伴食黃扉乞退遲六月殊非行役
日稀年豈是遠征時澹河水濶無舟楫鶴野雲迷失
路歧堪笑此來成底事強扶衰病謾驅馳

金副提學繁挽

生自名門令譽隆妙齡輿望黑頭公家庭詩禮承嚴
訓經幄論思邁古風志切匡君忠有素病緣憂國藥
無功青山坐屈朝英去白玉樓成彩署空

俞同知挽

氣岸休休長者流朴忠真率是箕裘青雲事業終無
分黑綬功名豈所求歷典封雷遺愛在追躋御月

聖恩優哀哀孝子方深墨纔脫齊衰又內履

挽江華留守李尚古

憶曾同里始交歡君在髫齡我弱冠閱盡榮枯雙鬢
白掃除畦畛寸心丹方期赤舄登黃閣何意蒼天下
玉棺素幔翩翩秋水不堪西望淚沈澗

挽金政丞夫人遷葬

埋玉江城四紀強繞山松檜已蒼蒼當年幽宅非佳
兆此日靈車返舊岡相國精忠星月皎夫人淑德蕙
蘭芳貞姿義魄終同穴烈烈千秋有耿光

復疊前韻衍為七言錄奉長洲案下

家在終南山下村雀羅深巷掩衙門端居覽物傷春色靜坐銷香祝 聖恩小兩蕙纖花欲綻陰崖合香雪猶存故園東望江天濶夜夜歸心托帝魂

又

花滿芳園柳暗村山家寒落席為門貌先年老綠憂國事與心違未報恩佳節已從愁裡過繁霜偏向鬢邊存春來夜夜多歸思杜宇聲中欲斷魂

李判書顯英挽

先朝學士搃才賢雅望清標子獨全嫉惡剛腸豎似石匪躬忠節直如弦南宮議禮多謬謗東野投閑任

靜便幽興未闌身已遠郊扉寂歷鎖寒烟

又

羸形瘦骨不勝衣西塞窮冬兩雪霏白刃森羅無怖色蒼穹陰隲免危機一生忠信華夷伏百代聲名簡冊輝涓水風霜凋玉樹丹旌遙向故山歸

又

玉堂僭友盡凋淪末路相依我二人趨舍同調由意合榮枯隨分轉情親西關訣別魂堪斷南麓過溪跡已陳一哭寢門那可得屋樑殘月淚沾巾

綾城府院君挽 具宏

韜鈴曾是讀書生投筆當年學用兵
手掃氛陰扶赫日身兼勳戚作長城
朔風吹倒將軍樹壁月空懸細柳營
壯志未伸魂已散可憐雄釁匣中鳴

又

兩世通家義分親寢門今夕淚沾巾
軒車歷訪纒踰日霜露微霑透殞身
縞素三軍遺愛萬哀榮一代聖恩新
放聲非為吾私哭可惜臨危失將臣

尹參判 塤挽

學士才名擅一時黑頭卿月盛於斯
終貽膝下無窮痛未免人間不孝兒
雅望清標難再得文章吏幹孰

能追交遊三世通家分病負都門哭送輜

韓平君 慶全挽

稼牧雲仍代代興君從鵬路早蹇騰
文章自是傳家鉢清白端如出水冰
性好啣杯聊遣興心存韜彩若無能
芥寒舊伴唯吾在承訃今朝淚滿膺

挽趙與叔

可惜才華出等倫胡為不遇竟沉淪
心無愧怍惟安今念絕趨營只任真
落拓泥塗知是命翱翔雲路彼何人
哀哀四子連喪制朝夕難支毀戚身

奉別回荅使呂尚夫令公

聖主方許島夷和使節翩翩泛海槎自是才名膺簡
擢只將忠信任風波征帆杳杳危如葉歸夢迢迢懶
到家不可久留射虎窟登堂應有浚成河

公山次從兄仲悟氏韻

半生憂患雪潭頭旌節年年作遠遊骨肉他鄉真避
逅琴樽此日共淹留鷄山積翠當樓滿錦水晴波洗
郭流簡牘餘閑時倚柱一雙鷓鴣對沉浮

追和亡弟幼安韻悼

三首遺篇篋裡尋讀來悽惋淚沾襟青春地下無窮
恨白首人間未死心骨肉喪亡身獨在悲哀稠疊病

仍深重吟絕筆清宵立落葉蕭蕭荆樹林

送月沙朝天

十七年光似逝川遼河三渡雪潭顛詩書自是能專
對跋涉何嘗歎獨賢客路星霜新歲月帝城池館舊
風烟茲行定彼皇恩渥行見溫綸下九天

送李尚古奉使日本景稷

扶桑東望渺無涯鯨浪吞空一棹危卉服榜航輸玉
帛聖朝寬大許羈縻滄溟月黑魚龍戲島嶼秋深
播抽壘此去賢聲應速播爲川風節倘能追

挽韓政丞孝純

南坡集卷一
相公風操抱真醇忠孝平生表措紳遭際兩朝蒙眷
渥進登三府展經綸簪纓積慶傳諸子龜鶴遐齡撫
八旬國步多艱天不慈典刑無復老成人

朴子龍挽

先朝勲舊已無餘哭到吾君淚濕裾早歲功名垂
竹帛暮年蹤跡混樵漁可憐精爽歸黃壤未見官
銜賁粉書蘭玉滿庭
定知榮慶爛盈間

七言排律

西平府院君挽

蓮榜當年第一人名聲藉甚聳簪紳玉堂金馬蜚英
早大壽高牙出將頻沙麓嘉祥生 聖女咸地赫日
上蒼是官維貴顯心猶下身絕淳萃德益醇苞 蹕
崆峒添宿疾埋魂泉壤隔昌辰恭聞 內殿攀號哭
終始哀榮異數臻

李同知忱挽

朝天行後極艱辛公獨怡然不顧身舟楫顛危經萬
里干戈阻絕過三春征輪未發俄纏疾使事垂完遽

返真旅館招魂誰在側歸帆浮海渺無津禮隆資送
皇恩大儀盡哀榮 聖澤新蓮榜故人愆執紼只緣
多病卧漳濱

權判書仲明挽十六韻

陽村之後世多賢爭似吾公器識全少日聲華猶白
璧一生忠孝是青氈南州西邑分憂日薇院烏臺草
諫年律已規模清若水立朝風節直如弦六卿峻秩
恩榮溢四路名藩政化宣綜理何嘗遺巨細敵為只
欲救顛連家風雍穆賢聲遠吏幹精明積弊蠲經濟
初心猶未展沉綿二豎竟難痊衣冠倏爾歸長夜笙

鶴飄然返九天二子先亡雖子子諸孫餘慶必綿綿
薰陵賤質從遊久瓜葛平生睦愛偏洞照肝脾曾莫
逆同罹疾病最相憐城南十里音容隔洛下三春夢
想牽一別無緣重會合九原何處更團圓溪堂寂莫
寒烟暝林壑荒涼缺月懸伏枕江郊遠執紼不堪題
挽滄漣漣

吳叅判德久挽百韻

賢兄文雅士歸宗有弟薰陶典訓中德宇淵深無喜
愠天資急遽蓋謙恭時丁昏亂能全節連際休明願
効忠冰蘖一生堅志操風雲十載荷登庸懷中蘭玉

賢聲遠身上金貂聖澤隆病卧經年瞻魏闕仙遊今
夕輟秦春榮枯袞袞雲歸壯生死悠悠水逝東白首
春防舊借案不堪題挽淚沾胸

東陽尉挽

壯節雲仍多俊英象村華曾稱家聲風神磊落肯襟
豁論議森嚴識慮明翠竹碧梧鸞鶴峙丹霄旭日鳳
凰鳴張顛筆法允道勁山斗文章獨老成才合經綸
輿論惜學優詩禮士心傾謀猷密贊匡時略夙夜長
懷報主誠天挺人豪將有用身為禁癘計難行貌先
年老緣多亂事與心違積不平江上青山曾有約塵

中朱紱豈為榮方期屏退安吾分誰謂驅催赴虜營
朔野穉風吹遠客遼河積雪香歸程雄談亶亶天驕
伏羲氣堂堂異俗驚一脫危機全性命重尋初服保
幽貞綺紈不改林泉興貴戚仍蕪處士名忽見風霜
凋玉樹從教笙鶴道瑤京山阿寂寞雲舒卷林壑荒
涼月缺盈哀震九重恩禮備慶流千載子孫享章節
經術追先志范氏家風屬後生自顧踈慵叨世分又
因婚媾荷深情心肝洞照無畦畛眷愛偏隆視弟兄
江漢雄詞留几案龍蛇遺墨想神精他年二水頭邊
過隣笛聲中淚濕纓

李持平室內挽 重繼

連家相倚幾星霜慣聽夫人德性良奉祭供賓皆禮
法生男育女搃珪璋和如鼓瑟期偕老哭到崩城恨
未亡花誥恩封身已貴板輿隆養孝彌彰魚軒南去
榮光遠鳳翥西還嶺路長季子奔喪幾滅性一娘承
訃獨呼孃輟經絳幔芳塵暗埋玉新阡宿草荒餘慶
綿綿應不替定知門戶益輝光

月沙挽章 李廷龜

德業文章孰與京受知 宣廟振英聲雄鳴藝苑咸
推轂獨步騷壇早主盟國有厚誣 宸痛極疏陳危

烟帝心傾九霄丹極氛陰豁萬里青丘日月明晚值
昏朝罹禍孽新逢照代效忠貞謀猷密資匡時略夙
夜彈翰報 主誠篋裡篇章闡教化朝端風采冠簪
纓明時任用須才俊黃閣徑綸屬老成已播聲名傳
四海忽騎箕尾返三清一雙蘭玉無雙譽兩世綸
曠世榮駕考平生欽宿德龍門當日荷深情泉臺漢
漢音容隔落月空探淚自橫

大行王妃挽章

思齋 賢媛出塗莘藩邸于歸配 聖神闔闔清明
塵不染 威儀貞潔玉無磷當時國事那堪說後古

興王自有直協贊睿謀明 大義密裨 神筭叙
彝倫扶將 赫日昇黃道擁佑 飛龍御紫宸 陰
助已彰提甲日 徽音尤著脫簪辰 魏乎 聖烈千
齡會信矣才難十亂臣正位坤宮 慈範淑承 顏
長樂孝心醇俄驚宇內風塵起亟而邦家禍亂頻
翟萊飄搖湖右路鑾輿淹泊瘴江濱時平豈識 陰
功厚世亂方知 內治純復整 坤儀敷壺化順承
乾斷奠生民未聞女謁于朝政咸仰私 恩絕外親
屏去紛華衣屢解 躬先節儉膳非珍 華封獻祝期
遐筭太妙多男累有娘方喜 聖躬總解媿誰知王

疾遽纏身蒼皇未展精裡禱奄忽仍遭大禍臻忍見
都人簪素奈何堪 仙馭上蒼昊陰雲漠漠軒星晦
蓬海茫茫璧月淪花向瑤階紅已綻素從蘭館綠初
勻 龍樓覽物 宸情愴鶴禁呼天 孺慕新過密
悲懷纏海宇攀號哀慟劇臣隣鷄鳴孰 進盈朝
戒樛木咸思逮下 仁豈但 鴻休耀彤管從教
懿則勒貞珉瑕丘卜得坡山麓佳氣遙連洛水滸衆
嶽嶂嵒如鳳舞群靈奔走護 龍輜金旆杳杳光搖
日彩翼翻々色映春萬歲玄廬安 體魄四時仙寢
薦馨蘋含生庶類均號哭未死孤臣最痛辛 宣賜

藥囊猶在篋摩挲不覺淚沾巾

七言古詩

趙正郎希遠妻氏挽

竹陰吾世交賢閤吾宗戚通家義分深飽聞閨儀淑
幽閑本天性配賢歸名閤夫子作湘纍弱質隨遠適
身罹霧露疾奄忽悲玉折徽音隔九泉貞姿就窀穸
萱堂有孀親膝下無已出秋風岳麓下古屋莓苔綠
噫吁噫露聲中萬事休三十七年如轉燭

挽南子明格

昔我在粵說始謁東崗丈提携擊愚蒙勸學勤推獎

我時未有室遂作東床客君年纔廿二美質溫如玉
自從為弟兄友愛如骨肉歲月未云幾奄忽失良匹
于今三十載悼亡如一日中年哭父兄君我皆孤獨
世亂各飄泊君在靈泉谷躬耕輸賦稅上事而俯育
京鄉路阻脩會面何由得如何哀計至處作幽明隔
歛不得憑棺寔不得臨穴嗟哉死生際此恨無終極
鶴髮在萱堂今年踰八耄日夜哭呼君哀淚成血
幸有孤鳳雛英聲何奕奕有後君不死基緒終堪托
顧我老病深孑孑無嗣續噫吁噫有子無子何復掛
懷抱注目寒江倚山閣

趙同知挽詞 竹陰

浮世真逆旅人生草頭露明知零落盡只有竹陰甫
子又捨我去我將誰與伍撫屍一長慟難禁淚如雨
緬懷先世事膠漆深情固各保歲寒心升沉隨所遇
切磋唯道義趨向齊好惡吾儕時尚少幾多陪杖屨
每從文酒會諄諄承誨諭居然各早孤血泣攀風樹
哀哀兩家兒世世情有素肝膽相洞照得喪何足數
糠粃我在先文章君獨步中年遭謗傷蹭蹬悲不偶
有才不大施終為時所忤清羸榮衛枯一疾仍沉痼
我來視顏色奄奄氣如縷握手勸藥餌心知竟難愈

誰知一夜間遽爾聞哀訃長呼哭寢門老淚空自注
末路失知音幽懷向誰吐傷心岳麓下石屋風烟暮
松篁帶慘色書帙生塵蠹噫吁噫文雅風流難再覩
千載交期在泉路

次洪承旨 霽韻 擬鶴公作

迢迢青海城漠漠咸關雲平明別君歸愁緒何紛紛
皂蓋翩翩香難攀綠草長郊獨歸去塞垣茫茫幾千
里水澗山長魚鷹阻佳期在仲秋須趁月初圓只恐
郎君多異心無乃雄城有鶴公

南坡相國文集卷之二

疏

忠清監司辭職疏丁未

伏以螻蟻微臣曲荷殊 恩擢置方面又加爵秩超躡
 既極涯分已濫若不捐軀何以報德矧今 玉炭違豫
 久在調攝之中去國之臣憂洵益深豈敢以私事仰瀆
 天聽乎茅臣母病危重命在朝夕不勝人子洵迫之情
 冒昧籲呼罪當萬死伏願 聖慈憐察焉臣所後之母
 今年七十自本年夏秋之間偶患口瘡齒根露骨痛楚
 難堪食飲專廢元氣日耗或云此是附骨疽或云上熱

南坡集卷二
所致而未得對證之藥以至於今業毀益甚矣又自本
月初五日添得傷寒未即發表乍寒乍熱頭痛心煩精
神昏迷痰喘亦重有時氣逆不省人事凡老人之病雖
不甚重死生只在呼吸之間况此病勢十分危苦雖使
年少之人當之似無生道云臣母既無子女終鮮兄弟
強近之親或從宦在外或流離遠方子之孤身與死為
隣未死之前思欲見臣日夜呼臣之名不絕於口臣自
詢此言違之詢迫拊心痛泣之外固知所處母子相難
永隔幽明則非但於臣有終天之痛亦必為臣母地下
之恨言念及此涕泗先零嗚呼以公義言之則君父

在靜攝之中以私情言之則介期在數日之後不有大
段危迫之情何敢煩瀆於此時而必欲徑達也哉臣方
寸亂矣如癡如狂心神靡定將無以酬應職務以公以
私有損無益伏願 天地父母哀之憐之亟 賜鑄罷
臣職俾得歸見於一息尚存之日則死生之際永無遺
憾臨疏哽咽不知所裁云云

京畿監司被論後辭職再疏 戊申

伏以螻蟻微臣嬰疾深重不避煩猥上章乞免恭頌
鑄罷之 命矣茲者伏受有 旨令臣調理行公臣奉
讀 溫綸不勝兢惕墮越之至欺瞞君父人臣之大

南坡集卷二
罪雖置之重典尚有辜幸賴 天地父母之息終始
曲賜容貸臣非木石之頑豈無感激之心乎思欲竭力
供職以效涓埃之報而不幸犬馬之疾日加沉痾腦腦
之間痰飲凝結暫觸風寒刺痛甚苦左臂麻
痺之症亦漸加重痛楚在身精神昏憤決不
可酬應職務且念方面之任主持風憲身負
罪戾重被臺評者其何以踰令一道彈壓列
邑乎臣雖欲貪戀爵祿抗顏苟冒其奈公議
何其奈笑侮何哉罹疾如許負罪若此公義

私情斷無仍冒之理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云々

黃海兵使辭遞疏 己酉冬

伏以螻蟻微臣有狼狽悶迫之情仰達 天聽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出繼人後不幸早孤兩家偏母俱是老
病之人家食不足以繼甘旨之供願得一邑以遂便養
庶免不逮之痛矣不意今者 聖恩如天拔臣於參薦
諸臣之中畀臣以牧民總戎之寄責任之重固所難堪
而名藩巨鎮庶得榮養之願非但臣之母子感激涕泣
凡有為親乞養之計者孰不歆羨臣之兩母屈指計日

苦待發程之期矣所生之母素多疾病長在床褥乃於
本月念後宿恙轉劇添得泄瀉之症下部全不收斂水
飲直下上焦尤極虛煩飲冷無節氣息奄奄轉側須人
以病勢觀之則無一毫筋力而猶且泣而語曰 聖恩
至渥糜粉難報吾病雖重未嘗慮死蓋亦與疾登程乎
作意扶起眩暈還仆臣於此時而惡見哉緣臣福薄不
能使兩母得享專城之養而將抱無涯之痛言念及此
涕泗先零伏願 聖慈察臣方寸之已亂諒臣去就之
俱難 特許通臣職俾得專意救療則 天地父母之
恩何可量哉臣猥以私懇冒瀆 宸嚴罪當萬死臣無

任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聞

慶尚監司辭職疏 乙卯

伏以螻蟻微臣嬰疾甚重曾上辭章乞解職名而伏承
下諭令臣調理行公臣兢惶悶迫不知所處臣本無狀
最在人下加以喪餘病骨自分廢棄不意 聖恩如天
異渥鼎至拔臣於叅薦諸臣之中昇臣以藩閫承宣之
任臣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思效涓埃以答鴻恩之萬一
而第緣犬馬之質受氣甚薄自在幼少尪羸綿弱百病
交侵常以藥物扶持矣往在庚戌年間所生之母奄忽
捐背臣三年草土與死為隣服除之期只隔旬有餘日

又遭所後母喪之患之慘人世罕有見臣者謂臣必死
臣亦無一毫生全之望不料頑喘不滅一息尚存而氣
血俱虛疾病易乘受任南來與疾驅馳七月于茲矣乃
於春夏之交腰脇疼痛往而劇不通呼吸吐血眩暈
痰逆氣急等症層出晝夜飲食專廢羸黑日甚病根深
痼痊可無期而嶺外千里傳聞不詳以臣時未顛仆謂
臣所患不至深重臣於前日備局回啓之辭尤不勝悶
鬱焉噫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有精神氣血而精神昏
瞶若墮烟霧氣血萎縮常臥不起吐血無美形貌日脫
如斯而尚且仍冒重任以誤國事乎本通幅員之廣事

務之煩萬倍他路而疾痛在身呻吟度日尋常簿牒亦
未裁決其何以策勸籌度有所措措於汛急之日乎方
面非養病之所聞職無虛帶之理臣若惴焉唯以煩
瀆為懼不復言病日復一日以至於不可救之域則臣
之死生固不足恤其於國事何哉伏願聖慈察臣
危懇諒臣至情特許遙免臣職俾臣得以生還則天
地父母之恩何可量哉臣猥以私悃數月之內再瀆
宸嚴罪當萬死云云

備局有司堂上辭免疏 戊午閏四月

伏以奴首桀驁日益強大有猖然吞噬之計懷匪茹猾

夏之志必動之形愚夫亦知頃見撫院咨文有無端生
事計襲撫順等語而旆突阻發之狀未得其詳今見丘
遊擊票文伊賊假稱入市襲破撫順我兵追至境外遇
伏失利今奉 旨議剿發兵十四萬陸續出關貴國操
練兵馬七千以備合剿云此與甲寅年間要我聲援虛
唱還止者大相不同蓋其時則奴酋雖有不恭之形尚
未蠢動故終歸於有聲無實今則稱兵掩襲陷沒邊城
伏路邀截殺戮官軍是罪惡既極兵端已啓矣問罪之
師勢所必興合剿之舉似不但已在我之道唯當調兵
辦糧若將朝令夕發豈可等視往時之虛唱而不為之

整理乎萬一征剿之議遂寢兵不出境則國之幸也如
或剋定師期 降勅徵發則以今之人心紀綱可能一
齊調送於倉卒之間乎砲手七千雖不准數聽調然而
少不下五六千名發兵五千則擔負器械者厥數必倍
滿萬之兵何以調發軍前糧餉何以接濟古人云興師
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俸日費千金內外騷
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以我國偏少之地興兵萬餘
轉餉千里則民心洶，國內騷然行齎居送之弊豈止
於不得操事而已哉况我國家通奴穴隄備之策不可
少忽而近聞兩界列鎮土兵盡散沿江一帶蕩然無備

若使伊賊不得志於上國而怨我國應援天兵移兵於
我則將何兵力可以抵當思之至此不覺寒心近年以
來國有大役征徭繁重小民怨咨古人曰足寒傷心民
怨傷國今之民怨可謂極矣不幸又有軍旅之事自古
兵革土木勢不並舉而一面調發軍兵一面輸運木石
內則呼邪之聲振動遠近外焉征役之人攔道號哭則
其為氣像何如哉竊恐大役未完邦本先蹶伏願 殿
下丞停宮闕之後專意防備之事不廢幸甚若以為所
宮之後不可俱停則專力一宮速為完畢以備移 御
一宮則徐待邊警止息更為興工亦未晚也言雖輕安

實出憂國勿以人廢言幸甚嗚呼軍書文急事機極緊
規畫料理不容少緩而備局策應不過泛常文簿而已
二公有故大臣未備 由堂之上論議不廣軍國之事
主張無人 殿下試觀今日之勢既有緩急則有一事
可恃者乎伏願 殿下奮發乾綱開張 聖聰召對備
局諸臣於時內諮訪禦敵之策則其於選兵峙糧豈無
其宜乎伏願 殿下留意焉臣家世受國厚恩義同休
戚思欲隨事竭力以報 聖恩之萬一而性本拙疎且
無心計平生足迹一不到西北地方每於論議之際徒
仰人口如是而尚忝有司之任備邊一事了無絲毫之

補此臣之所以前日籲呼乞遶者也當此疆事孔棘之日因循苟冒不為遶免則值事之後雖被誅戮有何益哉此非虛讓實出悃悞伏願 聖明遶臣備局有司之任以授知邊事之人公私幸甚臣無任云云

答曰者既具悉予嘗留念焉官闕後事既已強半何可遽停觀勢以處勿辭察職

京畿監司辭職疏 癸亥

伏以臣之罪狀自知猶明况有臺彈公議擢於臣雖至愚亦非木石之頑廉恥所關不可抗顏行公茲敢復抽肝腎再吁 天閣瀆擾之罪萬死無惜伏願 聖明少

垂察焉夫廢 毋之論實萬世綱常之大罪原情定罪則首惡與脅從雖有輕重之差百步千步均是走也脅從者焉可全然獲免乎日者臺評之發只請錫職亦云未減 聖德涵洪一向容貸 天地父母之心雖出於曲全而有罪得免失刑大矣其於公議何 王法何哉臣受恩先朝職至宰列而臨大節遇大變怕死休補未免者從辜 恩不忠孰大於是而逮夫今日尚免刑章得保爵祿 朝家勸懲之方果安在哉臣戴天履地顧影懷慙長為負罪之人無意自列於周行又何敢竊據方面號令列邑哉 聖上新登大位與一國更始當以礪

竊恥潔節義為先務如臣罪大失身之人覩面色者仍帶職名則竊恐廉恥道喪而清朝之羞辱極矣臣聞天地之闔闔陰陽之舒慘是乃生成之德介逐負罪之臣以正邦刑使之凜雪自新改過遷善豈非洪造曲成之澤也嗚呼朽木生虫空穴成風大累在身百謗俱興無根之言情外之誚咸萃臣身職是風憲任重承宣身負罪戾者何能彈壓守令陟罰臧否乎伏願聖明察臣危懼諒臣至懇鑄削臣職改授他人則公議可以少謝而臣心得以自安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京畿監司時還復舊名疏

伏以父命名而父歿之後子改之則不幸孰甚焉臣舊名悅而往在癸丑年柳永慶之子悅以逆賊緣坐服刑故臣避此改今名矣今者永慶遂名昭雪柳悅之名無可避之嫌臣欲還復舊名伏乞聖明命有司依願施行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戶曹判書辭免疏

甲子

伏以無狀小臣濫蒙天地父母之恩匿瑕蕩垢曲加剪拂擢置正卿之列畀以崇班之重薄量涵厚息小器當大任臣日夜憂懼若墮淵谷思欲捐軀盡瘁

報答 聖恩之萬一豈敢游辭引疾自求一已之安便乎第臣稟受虛弱氣血短小百疾侵尋一生羸瘁尋常自護如保嬰兒加以數年之前添得偏虛之症手足痿痺行步蹣跚中風之形十成八九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又自旬月以來重患虛餒之病一日之內旋食旋飢者不知其數對食不能優喫而食已輒復飢之當其飢乏之時四肢無力寸步難動聲音斷絕言不出口若將頃刻氣絕者然以此出入 闕內仕進公衙之際療飢之物造次不離或於馬上咀嚼或於衆中哺餒非但事勢難便有駭觀瞻士為危苦悶迫可勝言哉醫云此疾

受傷甚重趁未痊可胃氣下陷則畢竟難救云死生有命不足深念而疾病在身精神昏憤遇事茫然失前忘後本職非如等閑之任機務極其浩穰酬應日不暇給在公在家簿牒雲委臣自受任以來晝則飢飽失時夜則煎熬不寐顧其績則絲毫無效而言其勞則日月已多如臣癯病雖在閑局尚難支保况此錢穀劇地決難仍冒目今朝紳之中無病康壯才優可合者豈無其人而必以身有重病已試無能者以叨重任終誤 國事乎伏願 聖明諒臣疾之危重察臣情之懇迫 特許逋免臣職俾得任便調養庶幾小延軀命則生死肉骨之

恩何可量哉循例呈告則未免泛常不避煩猥冒昧陳
疏尤不勝惶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戶曹判書辭職疏 乙丑

伏以微臣悶迫之情 聖鑑有所未燭加由之 命又
下於三度乞遘之際臣誠惶懼罔知攸處大馬之質稟
受虛弱種之疾恙咸萃臣身偏虛不仁乃是宿疾而眩
暈飢乏迭相為患疴羸之狀萬目所覩加以積勞之餘
元氣大脫悲傷之中心火極熾引飲無節啖飯久廢寒
熱往來泄瀉不止胸膈怔忡有時驚悸嗜卧沉困昏不
省事奄奄然若垂盡之人自昔久於此任者鮮有不病

而終至死亡者歷之可數臣之受任二年于茲而適丁
詔使倍費心慮焦勞之極舊病轉劇臣之一死固不足
恤而只以溘先朝露不得仰報 聖恩為介之耳 聖
明所以不許遘免者以臣足以富國乎便民乎以言其
國計則府庫空虛經費匱竭以言其民情則京外嗷之
咸怨版曹有何一毫善狀而尚靳鑄遘乎三告加由實
是異數人臣分義不當更瀆 天聽而疾病如此筋力
難強茲敢冒萬死籲呼伏願 聖慈諒臣疾之沉綿
察臣情之懇迫 特許遘免臣職容令臣就閑調養期
以歲月涵泳 聖澤得以蘇息則他日再備驅策豈敢

南坡集卷二
十一
憚勞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戶曹判書辭免疏 乙丑

伏以臣病勢深重決難供劇不避煩瀆籲呼乞遶日夜瞻天祝聖伏俟俞命不意茲者加由之命又下臣誠悶鬱罔知攸處意者聖明必以臣為厭劇丐閑循例辭避豈知臣疾之至此極也臣之病狀前者累煩天聽今不欲更為塵瀆而君臣猶父子也子有疾痛不為呼號於君父則更將赴訴於何人伏願聖明垂察焉臣之忝叨本職今幾月矣雖使無病康強者

當國家閑暇府庫盈溢之時不過酬應文書出納錢穀別無費心經營之事然而久於此職者鮮能堪支况臣癯羸病弱之身值國儲板蕩之秋際朝家多事之會尋常日用之間無一物不費心慮而逆迨之變百物蕩然兩璫之來需索無窮臣才拙無能雖未得善為措辦然其夙夜憂惱焦勞思慮則多矣本來短小之精神益致昏瞶遇事必然頓失首尾今不記昨夕已忘朝至於榻前奏事亦有遺忘失對之時此則聖明之所燭也故宰臣金晬久長版曹得昏迷之症不久而死今臣所患不幸似之至若偏虛不仁之疾虛損易飢之

病乃是宿恙而近來尤重臂不能着巾脚不能步趨滿
跚跛躄十步一顛所食日益減中氣日益虛念惰嗜卧
合眼昏睡有時驚悸吐血無筭以如許精神筋力應無
窮之細務錢穀莫重之事文簿之間或未免大段錯了
臣之生死固不足恤其於國事何哉目今朝紳之中
才長理財而職秩相當者不無其人隨才歷試以觀其
能否實是用人之權衡而哀矜軫恤不使強其不能
抑亦體下之至德恐不必獨使癘病之臣長在劇地
亡其身而誤國事也聖明若以臣粗有才長則姑
賜遶免使之休息他日再備驅策亦所甘心伏願聖

白頭多病卧滄洲跡阻清朝第一流榮辱筭來都夢
幻只將身世付虛舟

次與叔韻

窮冬寒氣曉來新斜倚熏籠暖似春遙想早衙靴滿
雪何如蝸室醉吟人

又

群陰消盡一陽新窗外寒梅已報春清世無能真有
味不妨漁釣作閑人

又

白魚初出已嘗新恨之雲安麴米春臨老所須唯醉

飽可憐身世一饑人

與叔送魚網魚寄一絕次韻以謝

岩下柴扉晝不開
情絨來到水雲隈
多君贈我橫江網
坐取纖鱗日幾回

次東陽尉韻

江花含雨數枝開
病裡偏驚節序催
有約不來漣日夕
春風獨上最高臺

次東淮韻

君向東淮去不來
竹扉長掩水雲隈
山光入戶琴書靜
谷鳥啼時落小梅

老去逢春倍愴神
鬢邊添得雪霜新
經綸黃閣非吾事
正合歸耕寂寞濱

納清亭口號

觸熱驅馳泥淖中
納清亭上濯清風
行之又向三叉路
秋草何時馬首東

七言律詩

鰲城挽 不用落句缺

瀝血危言澈冕旒
聖恩唯許謫遐陬
三春羸卧黃姑瘡
一日催歸白玉樓
萬古綱常懸日月
百年名節重山丘

沈判書大夫人挽

吾門親屬幾人存年德無如叔母尊白髮斑衣兩孝
子青雲玉籍一賢孫板輿隆養難牢備花誥恩封兩
露繁南極星芒今忽晦任教筮鶴道可天閣

次朴子龍韻 東亮

各因多病懶裁書咫尺西湖問訊踈澤畔餘生無舊
業水村何處定新居光陰非_之孤臣老榮落悠_之一
夢虛綠漲春江應不遠共乘烟艇數遊魚

復置前韻

三尺枯藜數卷書生涯落_之鬢毛踈十年去國長垂
淚千里還鄉未卜居客裡襟懷隨處苦世間憂樂等

之至謹昧死以聞

江華留守辭職疏_{乙卯}

伏以臣之嬰疾積有歲年而上年春初益復危重伏蒙
聖恩遣醫賜藥緘封在骨至今擯祝荷天之靈雖
得復甦自是厥後病根深痼夏月則稍間而寒節則復
劇退伏鄉廬自分永廢因亂復起扶曳隨行夢寐之外
叨受本職自揆癘病萬不能堪而時事孔棘理難固辭
黽勉就職以迄于今日氣始寒舊疾輒發初因感冒轉
輾增劇痰熱漸上唾血無數肩臂刺痛脇牽引吞酸
噎膈食飲全廢偏虛不仁是臣本症而近日益甚脚膝

寒瘧起居須人中氣虛之若將垂絕凡此所患非朝夕
猝發之症皆是宿病舊恙而漸入膏肓死而後已者也
帶病居職非但殫曠甚多其於調攝亦極難便公私俱
害事勢狼狽懇乞 聖明 特賜通免容令危喘就閑
調養得延晷刻不勝幸甚嗚呼以公議言之則大敵總
退 國恥未雪 宵旰憂勤 玉食不暇此非人臣言
病之秋以私情言之則身居避兵之地口厭肥甘之味
松楸孔通祭祀便近雖使臣自擇善地捨此何求只緣
疾病如許筋力難強雖欲作意供職其勢未由伏願
聖明矜察焉臣每以賤疾上瀆 天聽死罪死罪臣無

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江榮留守辭職疏

伏以臣積疾沉綿委頓床席上章乞遘伏誅 俞音
茲承 聖旨溫諭諄切至以須體予意更勿控辭為
教臣環顧身疾則去死不遠奉讀 溫綸則感激深深
臣於此時固知攸處第念微臣痼疾 聖鑑有所未燭
欲將危苦之狀盡述 冕旒之聽而非但狗馬賤疾言
之猥褻抑且種 諸症難以形容一味沉呻之外不知
所達只舉官事之最為悶迫者言之則臣疾作之後閑
戶不出于今月餘民不見面事多隳廢間或不得已略

有酬應則精神昏憤言不出口保障重地瘵曠至此豈
不寒心哉當初授任出於簡擢必以臣可堪驅策臣
亦思竭駑鈍庶毋負委任之重夙夜孜孜未嘗少懈
矣涓埃未效疾病復劇轉輾伏枕日就萎瘠雖欲畢力
於官守以報聖恩之萬一其勢末由撫躬自悼無以
為心伏願聖明俯察危懇亟遣臣職使之就閑調養
少延殘喘不勝幸甚臣再瀆宸嚴罪當萬死無任惶
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聞

戶曹判書疏 戊辰冬

伏以漳穢微臣每被情外之謗千萬意慮之外又遭訟

者誣陷極其狼藉臣不勝驚駭痛骨之至臣四寸茅故
主簿沈怡娶唐懿之女為妻唐懿無子只有一女將其
臧獲別給於沈怡沈怡執持使喚垂三十年沈怡夫妻
既死之後唐懿後妻乃以唐好建為養子始於癸亥年
間與沈怡之子廷尚相訟其時訟官決給於廷尚其決
給曲折明有可據之法必在於作文中矣過五年之後
唐懿之妻韓氏更為起訟而訟官以沈怡別給文記中
唐懿之名本懿字而書以敏字以此為違端而謂之偽
造文記云臣以為怡之於懿若是踈遠後屬則其名之
有心無心容或不知怡之娶妻在於丙申而唐懿之死

在於辛丑五六年同居一家者豈不知婦翁之名乎且
怡少也讀書業儒能知書字自為偽造文記誤書無心
之敏字似無其理訟理曲直雖不可知而慙之為敏必
有所以然矣人有問之者臣以此答之或與訟官相見
語及其訟亦以此言之訟官以此持疑不決云則或有
之矣豈有畏臣之劫制而不敢決乎厥後有一兩班授
書於臣家極其詬辱臣傷歎人心之極惡絕口不言其
訟理曲直矣今者唐慙妻韓氏構誣上言可駭可愕之
言不一而足至於癸亥年間臣為京畿監司時廷尚
陰囑於臣直發營差其養子唐好建捉囚典獄萬端辱

云凡官職自有內外之殊外官何以囚人於典獄而獄
官豈肯聽臣之言監禁士族任他窘辱乎只緣其時掌
隸院以唐敏之養子好建凌辱訟官無緣退去不就訟
之故着令所在官執捉上送事牒報于監營凡京各司
行移必自監營翻貼者例也臣循例翻貼以送謂臣直
發營差捉囚典獄云其為誣陷不亦甚乎且謂臣欲與
廷尚謀占分利忘其廉恥至於此極云臣粗有先人之
舊業臧獲足以使喚白首餘生去死不遠豈敢謀占從
弟亡妻之已物與幼稚族姪分其利哉臣雖無狀必不
至此往在癸亥年 反正之初有一宦官謂臣奪其奴

婢 上言搆誣臣不下曲直盡為出給家人謂臣曰祖
先滅獲不可輕易與人臣答曰數口奴婢所失小書名
許牒爭下訟庭其辱大矣至今置而不推自己之物猶
且如此其敢生心於非義之財乎且曰訟官明知曲折
而怵於臣之威勢不為完決云臣孤蹤涼躡無攀援資
藉之勢威勢有無 聖鑑亦必下燭有何燠灼之勢焰
而訟官畏怵不決乎至於申應桀之受奴婢八口誤決
奪給之言尤為無理訟者敢生脅制訟官之計搆成不
近之言污衊士夫不可不明覆處置也大抵臣行身無
狀被人搆誣伏願 聖明下臣司敗且問前後訟官以

正臣刼制訟官之罪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之至
謹昧死以聞

戶曹判書辭職疏 己巳九月

伏以臣頃患感冒泄瀉等症伏蒙 具殿朝治少間而
唯是眼暗之病愈往愈甚始焉能近視而不能遠視今
則咫尺之間不卞物色自外觀之別無赤爛痛痒之狀
而矇矓昏暗如在烟霧之中此專由於臟腑受病而然
非表外之症也左目如此故右目亦隨而不快傳經之
患其兆已現醫家云先患左目則傳於右目先患右目
則傳於左目云非但醫說如此臣之所觀記者亦有先

病一日而終至於兩眼俱盲者噫父母全而生之子不得全而歸之不幸孰甚焉古者朋友喪明則哭人之喪明豈不深可哀哉臣自得此病日再服藥至投針刺沐浴靡不為之而不見寸效日益加重蓋治病當以清心省事為本而職名在身久曠未及緩入旋出不克久調何能責效於其間哉臣之前後忝叨本職已至四年雖無一毫裨補於國家而焦勞則多矣夙宵一念唯恐經費之竭之精神耗於思慮眼力傷於朱墨日復一日無有了時如是而欲收鍼藥之效不亦難乎目今秋氣清涼正宜熾灸而既灸之後又不得從容善調則

有害無益故三告乞遘日望 俞音加由之 命又下格外臣兢惶悶迫不知所出度支之長非臣莫可則不許適免容有可諉臣之去留小無損益而輿論所在允合此任者自有其人 聖明何不試用其才譖而獨使昧目無用之臣致誤 國事乎嗚呼天地之於萬物欲遂其生父母之於子惟疾之憂 聖上之覆冒臣民亦猶天地父母也今臣之疾痛籲呼寧不為之 垂憐乎伏願 聖明察臣至懇亟遘臣職俾得專意調養復為平人則 天地父母之恩何可量哉情激于中言不知裁罪當萬死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昧死以聞

判中樞府事辭職疏 庚午三月

伏以臣伏見樞府下吏私通本月十一日政以臣為判中樞府事云臣聞命以來感激悸恐罔知攸措臣所當上道肅謝 恩命之不暇而茅臣頃忝省宰物議沸騰臣所負犯罪累之外百謗俱興臣且駭且惧不敢抗顏出仕露章祈懇竟蒙 許違仰惟終始曲全之 恩何可量也臣於是時未有職名欲省父母丘壠退歸于通津桑梓之鄉矣下來未久前患偏虛不仁之症猝然增劇一日昏倒于地不省人事半餉方醒自是以後左

邊尤極虛損若有若無手足頑麻不得運用心神憤亂語言難澁是謂半身不遂之症也加以阿睹之患一併作苦左目全不見物右目亦不能遠視人在教步之外不卡誰其惟此二症俱是重病有一於此尚不免為廢疾之人况臣兼而有之乎臣行身無狀雖不見容於清議 聖恩至渥糜粉難報退伏田間遠維 京輦望臣之所欲裁只緣負累之身有此難醫之疾一則顏面靦然不敢復廁周行一則筋力漸頹未能起身登程瞻望雲天不覺涕零伏願 聖明察臣至情亟違臣職以安微分以全危喘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判中樞府事辭免疏 庚午五月

伏以臣於前日露章乞適 聖批不久乃以情外之謗
不必如是相較宜勿固辭從速上來為 教臣奉讀
聖旨悚惕深臣非敢相較也只陳疾病之劇羞縮之
甚不敢供職之意而辭不達情語涉相較愈增惶隕若
無容措在外言病尤極逋慢故輿疾上來顛仆江上日
已多矣所患眼疾及偏虛之瘡日益沉痾左目已不能
見物右目又似隔縑半身痿痺手足頑麻委頓床席起
居須人雖欲肅謝 息命勢不可得臣罪至此尤大臣

鮮劇就閑于今十朔鍼灸服藥非不至矣而不見寸效
漸至難醫之城一味沉呻只待溘然之日矣樞府雖曰
閑局判事乃是崇品之職非如軍職散官之類也如臣
癘疾一不參朝請者虛帶職名退伏郊坰豈所安心哉
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將臣本職及無帶備邊司司圃
署提調丞 賜適免以便公私幸甚臣每瀆 宸嚴無
任惶恐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

追崇奏請使適免後辭職疏 壬申四月

伏以無狀小臣頃忝使价之任伏蒙天地父母下燭
病劇之狀 特賜適免感 息則極矣而揆以人臣分

義實所不安惶懼踧踖置身無所第臣之疾病非作於今日所由來遠矣沉痾之狀前此上瀆宸嚴非一非再而日月悠久聽聞尋常聖明安知危劇之至此乎疾痛呼父母乃人之常情臣請不避褻褻悉陳危迫之困惟聖明垂察焉臣之所患眼疾非老人例為昏暗之比也左目全然矇瞶不辨黑白右目亦不能遠視人在數步之外不識誰某百方無效漸至難醫又言此瘡最妨於接物故臣退伏郊外閉戶合眼絕不應接而無一毫差減且左邊不仁手足痿痺行步跛蹙動輒顛躓登降階級倩人扶掖失儀甚多觀瞻駭異以此決意屏

聖明亟命鑄削臣職以正臣罪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工曹判書躋免疏

丙子二月

伏以臣積年病廢之中濫蒙收錄之恩既忝冬卿又叨籌邊之列此皆千萬夢寐所不到者臣伏奉除書不覺感涕先零目今國有大戚因山未畢虜使遁去駭機已發此豈人臣引疾丐閑之秋也第臣素患眼疾脚病尚未痊可一向沉痾而又於上年春夏之間添得噎膈之症病勢危劇幾死復甦今則雖不如當初之甚而腦膈痞閉水穀不化之症則少無加減百藥無效置

之於難醫之域矣臣寢疾既久人之聽聞尋常病勢輕重誰復詳知乎東銓備局俱不察臣之軀臆有此議擬臣竊悶焉本曹雖曰閑局六卿之職班聯八座朝廷大會無不隨參而備局又是大臣所會處進退周旋禮貌嚴截而臣眼目矇眊視物不明照眼則能見細字而稍遠則不平人面趨列之際失其坐次左顧右瞻俛然如瞽無相蹒跚跛躄千步九顛陞降陛級必賴人扶失儀甚矣不恭大矣臣於國恤初喪哀班出入之時竊自嘗試然後益知其供職之難能也况備局堂上多有入侍之時步趨拜跪必不成形臣尤不勝悶慮焉臣罪

班涯分已踰而平居既不能陳力就列臨事亦未得奔走效忠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豈但無用而已哉寧服刑章以安臣心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亟賜鑄削臣職以正逋慢不忠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知中樞辭免疏 甲戌

行知中樞府事沈 伏以臣積疾沉痾危喘綿綿一味委頓只待溘然之日矣西樞新

命出於夢寐之外臣伏捧除書不覺感淚先零臣病廢
以來絕跡朝端今垂六年區區戀闕之懷曷嘗少

弛今承收錄之

恩益激惶感之哀豈不欲重入脩門肅謝

恩命哉第臣業榆晚景百疾纏繞不可枚數而其中眼
病痿症俱是難醫之疾也左目已盲其右亦昏視物不
明自經惡瘡左脚偏枯筋骨攣縮全未行步瞻望雲天
末由奮飛撫躬自悼不知所達臣積有通慢之罪難免
刑章伏願

退不敢供職四年于茲矣委頓床席一味呻吟知樞之
命已逾一年尚稽甫謝庶局垂帶亦未察任至於辭
適非有大段疾病豈至如是乎惟此二病足為廢疾之
人而種種諸瘡層出疊發又於上年秋間無名毒腫發
於膝下積石有餘日瘡口始合而既合之後餘毒未散
或痛或痒惡汁常常滲漏矣乃於今年二月瘡口復潰
穢惡之狀臣亦不能形容也臣積年嬰疾疴羸已甚而
添得惡瘡寢食俱廢元氣日脫危喘奄奄而奏使之
除適在於此時人臣之義不敢言病與疾入城庶幾收
名魂魄擔載登程矣病勢苦劇愈往愈甚實狀上聞

竟蒙 恩適雖免顛殞於道路豈不懷慄於臣心感懼
交集愴怛難雙臣釋負調治已過旬望而萎翮日深柴
毀日極氣瘡方作面腫又發治療之策莫適所從安有
一人之身百疾交攻若此者乎最所悶慮者毒瘡經年
失血太多筋骸骨節掌縮不伸寸步難動起居復人臣
雖再延殘喘無望復為平人誠可感矣臣竊念今茲
大禮實是 國家慶典臣仰體 聖上顯親之至誠以
效微臣願忠之素志此正其時而不幸狗馬之疾危苦
若此竟未能承 命出疆古人云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仁君不畜無用之臣今臣荷 聖上剪拂之恩職至崇

累在身不容於清議而遽發之疾又至此劇七八年來
杜門屏跡省從養病不敢復刻周行者誠出於不得已
也臣豈脫屣軒冕果於忘世者哉伏願 聖明察臣嬰
疾之深 諒臣負累之重新授本職及兼帶備局提調
丞 賜遙免俾臣仍在散班親近藥物得保餘齡則
天地父母之恩何可量哉萬一 國家不幸又有風塵
之警則臣雖癯病執羈勒而從行死於戎馬之間臣之
志也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
疏具悉卿懇卿其勿辭更加調理行公

再疏 丙子二月日

伏以臣頃日觸冒 天威籲呼乞遘 聖批不允教以
調理行公臣之痼疾積有歲年非旬月可差之症也臣
未出之時非不知出而狼狽而力疾扶曳甫謝 恩命
者誠以受 恩於久廢之中感激兢惶不敢更辭故也
臣一八脩門艱行拜禮再進長生殿監董外擗宮內塗
之後數日行步脚骨酸痛跛躄亦甚不得已扶掖以行
臣雖獨自開坐失儀已多心甚不安况備局衆會之處
大臣壓坐禮貌嚴截臣何敢扶曳出入虧損體面乎日
今軍國多事備局大臣以下逐日會坐夙夜靡遑而臣
尚未仕進適慢之罪益無所逃臣尤不勝惶悶焉伏願

聖明察臣危懇臣本職及備局提調亟 賜遶免公私
幸甚臣再瀆 宸嚴罪當萬死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辭至此兼帶提調當勉從焉

辭右相疏 戊寅九月十七日

伏以人君之職在於論相雖在治平無事之時尚宜慎
簡况此危急存亡之日乎臣謏劣空踈本無才德庸之
碌、名論素輕其於相職萬不近似然此則涉於謙讓
姑置不論而臣之大累決不可承當大任者有之隨參
庭請之罪是也雖蒙 聖恩曲加剪拂如油染衣愈斨
愈汚非但臣心常自愧惡物議甚峻以而益激臣七八

年來杜門屏跡不敢抗顏周行者為此故也頃值變亂復創朝端魏班峻秩尚云忝竊况此三公之職冠冕百脩負累之人莫宜居之且我朝作相之規自有階梯不經函銓而直為大拜者絕無而僅有如臣濬臧不齒清選則公議之不與可知安有不容於公議而遽陞鼎軸之理乎其於政體猝遽無漸除目一下大駭瞻聆名器因茲而溷淆物情由此而憤鬪將何以表率羣工鎮服人心哉嗚呼此誠何等時耶國家之勢凜乎如髮危亡之禍迫在朝夕當此之時雖以宿德重望任扶顛之責尚難有濟如臣負罪深重見乘清議者猝當大任

則輿論謂何公議謂何雖在亂世名器不可汚蟻伏願聖明察臣危懇新授職名亟賜遶免改卜賢德置諸具瞻之位則國事幸甚微臣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才智過人實合此任勿以前事引以為謙讓須速行公以濟時艱

辭右相再疏 戊寅九月十八日

伏以臣罪累在身大任決難承當露章陳乞冀垂矜察 溫諭丁寧至以勿引前事為教臣惶恐閱感益無所容臣聞川澤納污國君舍垢臣之所犯若是微過

而臣之所處若非大任則在臣固不當每引咎朝
廷亦不必追念舊愆今臣則不然所負者難賞之大累
所授者莫重之名器以難賞之累處莫重之地則其為
名器之羞辱為如何哉 聖德天覆海涵雖欲拂拭以
用而至公之輿論莫遏微臣實庶鮮恥雖欲竊據其位
而至嚴之物議難逃臣若從他笑罵強顏就列則入必
指點曰彼乃曩日隨叅庭請者也渠何敢冒處於其瞻
之位恬然於百俸之上乎衆口交攻公議沸騰則非但
臣羞縮消沮不能展布心志竊恐 朝廷不尊體統日
卑將無以為國所關豈不大哉臣曾忝省宰物議甚峻

寔覺狼狽籲呼遑免者辜尚然况議政乎臣之此言實
非飾辭皆出悃悞臣之辭遜實非文具事理則然臣寧
受逋慢之誅決不可冒出而貽 國家之羞伏願 聖
明特回 睿思亟 寢成命旁求俊彥與共 天位則
國事幸甚微臣幸甚臣拜瀆 宸嚴罪當萬死臣無任
隕越戰灼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如此艱危非才難救
須體至意更勿固辭

辭右相三疏 戊寅九月十九日

伏以臣瀝血封章備陳悶迫之情而 天聽愈邈 俞
音尚闕臣誠悶鬱罔知所處臣雖無狀豈不知君命臣

恭之義亦豈不知此時引入之不可乎第三公之職四方之所瞻仰百僭之所矜式其身不正則其何以糾正百僭鎮服人心哉見輕於世取侮於人則紀綱凌遲萬事隨我 國不為國可不慎歟臣之竭誠籲呼固辭至此者非為身謀為名器也為公議也伏願 聖明俯察危懇亟 賜遠免使臣仍以前職察任則臣樂為趨事以效涓埃之報惟 聖明矜察焉臣干冒 宸嚴至於再三罪當萬死臣無任惶恐墮越之至 又言曰省疏具悉至懇予意已諭卿勿固辭

辭右相四疏戊寅九月二十一日

伏以臣瀝盡肝膈之血仰瀆 冕旒之 聽瞻 天望 聖日俟 俞音之降而微臣福履 聖明有所不燭每下勿辭之 教臣惶惑悶齋元無所措 君臣之分至嚴 國家之事方急臣是何人此誠何時而乃敢一向違慢大聲籲呼而不知止乎非有大陵閭迫情節則必不至此惟 聖明矜察焉嗚呼臣雖至愚亦有一端庶恥以負累之身處百僭之上則臣心安歟不安歟百僭敬歟不敬歟 朝廷尊歟不尊歟可能鎮服人心而無凌遲之患歟臣之固辭非為一身之廉恥實係國家之成敗伏願 聖明勿以循例虛讓 視臣 虛心察

理推誠體下亟 賜遠免以重名器不勝幸甚臣無任
戰慄兢惶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意此時此任非卿
不可宜勿固辭須速行公

左議政辭免疏 已卯五月

伏以臣年迫日索疾病沉痾決難供職之意籲呼不已
而 俞音尚闕 敦諭四至臣實感懼罔知所處意者
臣病輕重 聖明有所未燭而然也臣請悉陳焉臣之
眼病乃是宿疾左目不見物已久右目則雖不能遠視
而不至全然矇暗大小書字襯眼近視則可以詳見矣
近日以來猝然增劇右目亦為昏翳有如隔縲至來陽

氣發舒之後則尤極羞明不辨黑白設令臣隨參備局
之坐不見文書則何能酬酢可否於其間哉欲使即吏
讀而聽之則諸大臣開坐之處事體未安亦不可為矣
目無所視而徒仰人口則不過冥然一盲人耳焉用彼
相為哉此非一毫飾辭實狀如此臣竊悶焉此外種
諸症略不差愈胸膈結塞食不消化腰脇牽痛轉側須
人有時昏眩顛仆幾不省事凡此敗症與老為期真元
日益凋耗四肢漸至萎弱長卧少起奄奄若垂盡之人
似此氣力萬無供仕之望古人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臣之疾病豈但不能而已哉此臣之所以不避煩猥瀝

血控辭而不知上焉者也如臣無狀濫蒙 寵擢位極
人臣涯分已踰思欲竭力盡瘁以效涓埃之報而老病
若此宿願垂張撫躬自悼無以為心嗚呼疾痛呼父母
乃人之常情今臣籲 天而天無階呼父母而父母不
察則悶迫之情於何赴許伏願 聖慈曲加矜憐 亟
遣臣職改卜賢德庶幾微臣有生全之望相職無瘵曠
之患公私幸甚臣無任惶恐戰灼涕泣祈懇之至 答
曰省卿上疏予心缺然卿之出仕予日望之雖有疾病
卧閣論道以副至望

左議政辭免再疏 同年同月

伏以臣於昨日伏承 聖批惶感交集汗淚俱下君臣
之間瀆則不恭更為陳懇極知未安而第臣悶迫之情
有不容但已者茲敢觸冒 天威復申前請瀆擾之罪
萬死無惜臣之病狀前疏已盡之矣而 日月之明有
所未燭臣不勝悶壽之至臣十數年來每以眼病控辭
此非新得之疾聽聞尋常人所忽視 殿下亦安知此
疾遽爾增劇於數月之內哉 殿下以卧閣論道為
教夫卧閣論道乃古之大臣經綸事業者之所為如臣
疵賤何敢望此不過備真台鼎酬應文書而眼病如許
凡干文簿全不照察至如各道狀 啓以兩手執紙兩

端橫者直者反覆諦視而一行之內不得見者過半矣
此則備局諸臣所共見也臣何敢一毫張皇誣罔天
聽乎至於行步之際未辨高下咫尺之間不識人面往
顛躓失儀甚多臣之在列不亦苟且之甚乎臣雖無
狀亦非木石之頑當此艱虞之日何敢自為安便之計
以冀逸免乎實病沉痾情事切迫伏願 聖明曲加矜
憐 亟遜臣職以授其人微臣幸甚 國事幸甚臣無
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至
懇予意已諭須勿固辭

左議政辭免疏 已卯十一月

伏以臣所患眼暗之症雖日益加重而別無痛癢之患
矣自前月望間目眦疼痛眼胞赤爛雖施鍼藥尚不痊
可數日以來痛勢增劇黑睛突出白睛赤腫醫膜障蔽
努肉浮大如以沙石磨度痛不堪忍羞明多淚不能暫
時開睫上自頭顱下至面臉無不牽痛心神不定寢食
俱廢人之百病孰不為苦而痛楚難堪未有甚於斯疾
也臣雖無狀亦非木石之頑當此 玉候未寧國事艱
虞之日身為大臣言病乞遫豈分義所安哉第大臣非
如庶官之比乃百責所萃則不可一日癯曠而病勢如
此累日廢仕既不得供職而又不以實狀上 聞則是

益增逋慢之罪也茲敢冒萬死籲呼於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明俯察悶迫之情 亟遜巨職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猥將私悃瀆擾於 靜攝之中死罪死罪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心甚慮念卿其勿辭安心調理

左議政辭免再疏 同年同月

伏以臣伏蒙 天恩累日調治鍼藥並施而略無所效目睛刺痛之症愈往愈甚醫膜不消眼淚長流日光所照之處尤不得開睫臣之此疾非一時風熱所發臟腑受傷病根深痼積年驟脅之極末乃疼痛至此是乃喪

明之階梯諸醫皆以為難治云臣不勝悶慮焉眼胞赤腫之狀黑暗着慘之形象目所覩臣何敢為一毫過實之言以誣 聖明於人之所以行世者以其有兩視也兩視失明則何以為人今臣非但失明痛勢極苦不能舉頭雖欲扶曳以行勢不可得以此隘局之坐久不進叅凡百文書亦不得見妾有目不視物而身居鼎軸之理乎以即今事勢言之則 玉候違豫久未平復此非大臣言病之秋而臣每以賤疾苦劇之狀瀆擾於 靜攝之中人臣分義豈容如是勅使將到大臣接應之事甚多而省揆今將遠行臣之病勢如此左相獨在郊畿

兩處將迎之事必不得成形亦豈非可慮之甚乎伏願
聖明勿以循例引疾視臣而俯察痼病難醫之狀
亟遶臣職俾無公私狼狽之患不勝幸甚此時呈告尤
為煩瀆故疏陳情悃冀蒙矜軫惟聖明垂察焉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復拜左議政辭職疏 甲申十二月

伏以無狀小臣過蒙 寵擢三入政府一無裨補罪戾
山積疵痕石出者循慙惧分甘退縮不意爰立之 命
又出夢寐之外臣悸恐靡定愴怛難雙自今 國勢抗
捏凜乎如髮扶顛之責專在相臣而如臣駕劣又當大

任 國事益無可為豈不寒心哉臣負累雖大苟有寸
長之可取者則拂拭以用容有可諉今臣則不然有難
洗之累無可紀之勞前後作相誤事多矣 聖明何取
於臣而簡擢頻煩至於三至於四乎近日言事之臣皆
以相臣不得其人為當今第一痼病至於勳舊大臣亦
不免彈劾况如臣者本以滓穢不容於公議屢被顯斥
何敢冒恥冥行重辱名器哉且臣犬馬之齒若過此月
則便是七十七歲景迫崦嵫榮衛焦枯百疾纏繞視聽
昏塞奄奄垂盡莫保朝夕將何筋力可堪驅策臣之情
勢極為悶迫伏願 聖明曲加矜軫還收 新命改卜

賢德 國事幸甚微臣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
切屏營之至 荅曰省跡具悉卿有才有德實合輔弼
宜勿控辭須速行公

代人請停號牌疏

伏以人情安於古常習俗不樂變更創業之君立法定
制民易從之守成之主變更制度民不悅之此古今天
下之通患也是故作事而不順乎民情立法而不審乎
時勢則病國而已殃民而已臣伏見號牌事自意非不
美法非不善當此人民渙散軍額日縮之時此法之設
在所不已第自聞此令民情不便皆懷逃散之計真有

導奉之意必欲行之則奉法之人當如商鞅之刻深張
湯杜周之酷烈然後可以行之不然則科条愈密而愈
不能行設令行之萬無耐久之理蓋國網凌夷法令廢
弛人心不淑自便成習無籍之徒自行自止有若野獸
山鹿唯意所適一朝束縛之拘繫之人之視之有若舉
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鳥驚魚駭散而之四方扶老携
幼纏續不絕怨咨徹天謗讟盈路一邑如此他邑可知
近道如此遠道可知其為氣象之愁慘可勝言哉彼逃
避之民誠可惡也然猶有可護者孔子曰信而後勞其
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我國之失信於民者多矣今此

號牌之法無大段病民之事至於餘丁則許免徭布而民不之信疑懼益甚自前閑遊之徒恐其追徵價布一家羣居之輩畏其計口立戶不識朝廷設法之本意咸以為國家虐我也愚下之民易惑難曉安能家置一喙以喻之哉古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伏願 陛下留神焉昔宋朝新法之設其間豈無利於國者而司馬光諸人終始以為不可行者以其不順民心故也程子謂王安石曰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參政若要做不順民心事耶以此觀之立法剗削當觀民心之順不順如何耳不順民心而終不亂者未之有也今此之法雖

有查少利益而其所以拂民情取民怨者大矣所得不補其所失况當此大委靡之日欲行至煩苛之改其不能悠以行之雖三尺童子亦皆知之與其行之一二年而中廢曷若及今停止之為愈也今之議者曰此法若行則軍丁不患不足民役不患不均民皆有統攝而無如前散亂之弊云此則大不然夫紀綱萬事之本紀綱不立則何事可做設令無役之民盡行刷出欲一夫隱漏而及其受牌之後逃移他境避其身役則以今日之紀綱何能一一刷還原籍乎兩界人而刷還之法至嚴至重許接者有罪陳告者有賞而隣保之人終始隱諱

莫能刷出以如許之人心以如許之紀綱果能隨逃隨
解一如事目中所系列者乎且其為害又有甚焉者兩
西兩南無役之民依擬於土豪之籬底者不可勝數而
經亂之後遠方私賤流離他道失其本主死生存歿漠
然不相聞者其麗不億一自此令之下置身無所後其
附近盡投於豪右之家良民永為私賤他奴認為已奴
以號牌為經官文券而欲與故主爭訟則未知朝廷
何以處之若其耻為私賤不願投托者則失業流離窟
伏林藪其勢不為盜賊則必為僧尼然則盜賊從此而
興矣民怨從此而起矣訟端從此而作矣良民之避役

者私賤之叛王者亦必從此而盡入於勢家可勝痛哉
嗚呼自井田以後天下大口莫能知之至於大明高
皇帝始為此法自非高皇之紀綱法度則不能為也
殿下試觀今日之紀綱法度與高皇帝時何如也我
太宗不得行之於國勢方張之日而我殿下乃欲為
之於紀綱已頽之後緩之則事不得成急之則民怨朋
興豈不大可畏哉當事之臣引喻失宜乃以朱子經界
之事言之是則大有所不倫朱子之言曰經界最為民
間莫大之利而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產存不
勝其苦臣獨任其必可行云夫經界之法三代之遺制

而民之利病所在故朱子順民情而為之夫豈若號牌
之法舉一國八方咸怨者哉噫兵亂之後國勢不振如
人纔經大病元氣未蘇當投之以和平之藥俟其元氣
壯然後自可漸治其病根若遽用峻劑欲其一下而愈
則病根未除而元氣已蓄然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伏
願 殿下察民情之便否審利害之輕重廓揮乾斷劃
即停罷以待後日徐議為之不勝幸甚臣家世受國厚
恩義同休戚適丁亂維流落鄉曲目見民情冒昧陳達
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謹云云

